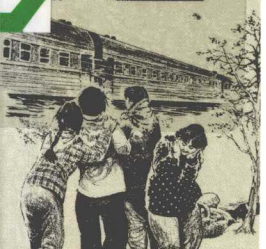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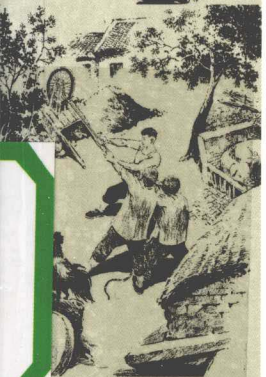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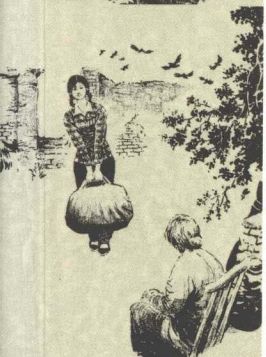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顾问  
张 炜  
贾平凹  
李佩甫

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  
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九年） 第一卷 中

# 中国乡土小说

大名  
系作

主编 郑电波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一卷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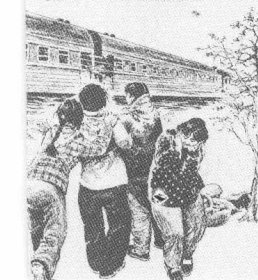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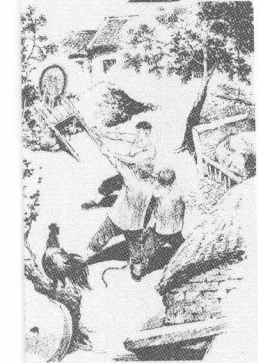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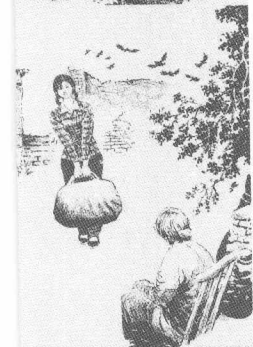
# 中国乡土小说

大名系作

主编 郑电波

顾问  
张炜  
贾平凹  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  
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八年至二〇〇九年） 第一卷 中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一卷中

## 编委会

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 李佩甫

主 编 郑电波

编 委 董广安 魏世祥 胡家模

李秋海 罗新华 原 非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. 第一卷. 中 / 郑电波主编. — 郑州:  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,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3. 3  
ISBN 978-7-5542-0217-3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-  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3867 号

---

出版: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 0371-65751257

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10mm 1/16

印张: 9 插页: 4

字数: 180 千字

版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号: ISBN 978-7-5542-0217-3 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## 前 言

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，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，中国是一个“乡土中国”。在新时期文学的总体中，乡土文学堪称为最敏感的文化神经。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，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。

农民在我们的文学中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，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，而文学地位却不低。农民在新时期的特殊地位，“五四”以来是如此，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如此，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。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，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，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，乡土小说天然的在新时期小说中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，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。农村生活的变异，农民心气的勃发，新一代农民在精神、意识、思想上的吐故纳新，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，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，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。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：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。有些小说看似与“乡土”并无直接干系，稍作分析就会发现，它们与“乡土”其实都有内在的无法分割的联系。这种联系就如同枝叶与根的联系一样。它们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，社会的深层变革，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，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厚重、复杂与嬗变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泄。

新时期文学初期乡土小说，给大家记忆中留下较深印象的，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，高晓声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、《李顺大造屋》，张炜的《一潭清水》，贾平凹的《天狗》，铁凝的《哦，香雪》，邵振国的《麦客》，张石山的《辘柄韩山宝》，王润滋的《内当家》等。中篇小说有郑义的《老井》，路遥的《人生》，张承志的《黑骏马》，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，史铁生的《我遥远的清平湾》，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，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，等等。

新时期文学的早期，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，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，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，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。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，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。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，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，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，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。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怀有人生悲剧感，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，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，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任何时代。人

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,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。

时间在飞驰,中国的变革在加深、加快。20世纪90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、商业大潮席卷而来,文学受到很大冲击,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,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。然而在乡土小说写作这一脉,因与政治思潮、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,也由于作家的坚守,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,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,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。作家就形成了楚文化群落、吴越文化群落、齐鲁文化群落、燕赵文化群落、秦晋文化群落、中原文化群落、东北文化群落、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,乡土小说内容丰富,五彩斑斓。

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,而是多色的、动态的、错综复杂的,很耐人寻味。如陈源斌的《万家诉讼》、李佩甫的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、关仁山的《九月还乡》、张炜的《融入野地》、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、张宇的《乡村情感》、韩少功的《马桥人物》、杨争光的《公羊串门》、赵德发的《通腿儿》等。

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,但质量很高,作家开始向家族、人生命运深处思考,审察人性、反思历史、反观传统,因此作品更显有分量。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就,先有张炜的《古船》现出端倪,继有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、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、余华的《活着》的连袂冲刺,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,是继80年代贾平凹的《浮躁》、古华的《芙蓉镇》、浩然的《苍生》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。

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20年文学文化领域,因面临着商业文化、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,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,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,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,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。然而,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,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“土地”上耕耘,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,多元的叙事与多元的观念已出现,在表现手法上,有现实主义的、现代主义的,及后现代主义的,可谓多姿多彩。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,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、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、孙慧芬的《歇马山庄》、铁凝的《笨花》、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、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、莫言的《蛙》,等等,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,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。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,他们甘于寂寞,其思考已抵达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。

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,由于书的印张所限,有不少影响大、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上,对此我们深感遗憾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不但能让热爱乡土文学的爱好者喜欢,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。让农民了解农民,了解农村的变化,关心自身命运,关心社会变革,是我们的初衷。

郑电波

2012年11月

# 目 录

蛾 眉	刘绍棠(1)
内当家	王润滋(12)
爬满青藤的木屋	古 华(26)
大淖记事	汪曾祺(44)
哦,香雪	铁 凝(58)
远处的伐木声	蔡测海(67)
老霜的苦闷	矫 健(80)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	史铁生(96)
一潭清水	张 炜(107)
五 月	田中禾(118)

## 蛾眉

刘绍棠

这个村庄叫细柳营，村东北运河，村西京津公路，方圆左右一片肥田沃土，可就是守着青山没柴烧，怀抱金盆讨饭吃，跟穷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河边绿杨垂柳，杂花生树，远瞧近看，风景如画。然而，绿杨垂柳中掩映着的一户人家，三间泥棚茅舍，半围坍塌篱墙，二里外就望得见三丈高的穷气，却又大煞风景。

这一户人家只有父子两口人。老爹唐二古怪，六十多岁了，原是百里闻名的瓜把式，自从一声令下，只许种粮，不许种瓜，被迫改行，下放大田，年老力衰，每天只挣六分。儿子唐春早，念过高中，一心想上大学，成名成家，虽然也有两膀子力气，可是按照大寨评工记分标准，只算个等外劳动力。工值很低，挣分又少，父子俩一年到头脱皮掉肉，汗珠子摔八瓣儿，年下分红刚够嚼谷，分文拿不回家。

这一方，上京下卫，小伙子娶媳妇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花枝一般俊俏的姑娘，好比彩云追月，鸟飞高枝，不是心向北京，就是眼望天津；剩下不那么水灵秀气的柴禾妞儿，开口一要彩礼，也能把人吓出一溜筋斗。

遂令此地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

但是，唐二古怪却另有如意算盘。他躺在炕头上加减乘除，不栽梧桐树，招不了凤凰来，要想娶个儿媳妇，至少得盖五间砖瓦房，还得再花千八百块彩礼；他们父子俩每年挣五千工分，十分为一工，每工三毛三分钱，紧打窄算，勒住脖子扎上嘴，不吃不喝二十年，才能把一座金身玉体搭进家来。不过，他看见，凡是手里端着一只铁饭碗，嘴里吃着商品粮的人，哪怕是三寸丁枯树皮，猪不吃狗不啃的角色，屈尊下驾到农村娶媳妇，不但用不着重金礼聘，而且还能倒赚一笔奁资。于是，他恍然大悟，要想娶儿媳妇省钱不费力，必须得让儿子捞到一只铁饭碗；而要想把铁饭碗捞到手，只有靠念书，书中自有颜如玉嘛！

唐春早心灵内秀，敏而好学，学而不厌。唐二古怪打定了主意，吩咐儿子在收工之后，埋头读书，不可一心二用，他拼出这一把老骨头，搜肠刮肚，省吃俭用，

荞麦皮里榨油，也要供养儿子学富五车。

可惜，他错翻了皇历。世道变了，万般皆上品，唯有读书低，交白卷才能金榜题名；而且，唐二古怪呆头呆脑，是个没嘴的葫芦撞不响的钟，人穷却又气粗，倔犟得像一条宁折不弯的桑木扁担；一不会拍马屁，二不懂走后门，所以上学招工，年年都没有唐春早的份儿。

寒来暑往，年复一年，眼看唐春早二十三岁了，前景还是一片黑灯瞎火。男大当婚，唐二古怪心中暗暗着急，沉不住气了。

谁想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一九七四年青黄不接的麦收前，本村有个外号叫马国丈的能人，从四川贩来六七个农村姑娘，按人论等，按等论价，唐二古怪急忙跑去打听行市。

这个马国丈，原名马国章，奸、懒、馋、滑、坏，一身占全五个字，不必提名道姓，打个嚏喷，顶风臭十里。

可是，这年月正气头朝下，邪气脚朝天；一人得道，鸡犬飞升。马国章有个把兄弟，铁嘴钢牙，七十二变，打、砸、抢起家，学大寨镀金，在县里掌了印把子，马国章也跟着时来运转。一阔心就变，这位把兄弟走马上任，就跟原来的黄脸婆离了婚；马国章手疾眼快，连忙把自己那含苞待放的十八岁的女儿，梳妆打扮，送上门去做填房。于是，盟兄变成了岳父，马国章变成了马国丈。

富贵多病，马国丈小病大嚷，无病呻吟，拿着县革委会的证明信，走遍五湖四海求医，专干些不伶俐的勾当。从四川贩来六七个农村姑娘，只不过是做一桩顺手牵羊的生意。

马国丈家住在细柳营村西口，京津公路旁的一块风水宝地上。青堂瓦舍，高墙大院，雕花门楼，忠字匾额，白天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夜晚日光灯照如白昼；这一切都来自乘龙快婿的探囊取物，四面八方的顺水人情，没费他吹灰之力。

唐二古怪走进国丈府大门，六七个四川农村姑娘只剩下一个了。原因是这个公社有个晚婚规定，男二十五，女二十三，才许登记；马国丈贩来的六七个四川农村姑娘中，二十五岁的一名，二十四岁的两名，二十三岁的三名，领回去马上成亲，所以身价甚高；只有一名二十岁。要白吃三年饭，虽然一连削价，还是无人问津。

这个二十岁的姑娘，正坐在马国丈的西厢下，左手拿着块玉米饼子，右手拿着个咸菜疙瘩，面前一碗清水汤；吃一口，抽泣一声，眼泪像下小雨，点点滴滴洒满了汤碗，喝下的是自己的泪。

大玻璃窗的正房北屋里，马国丈的老婆正扯断了脖子，喊破了喉咙，跟马国丈吵骂。

“你吃多了荤油糊住了心，喝多了猫儿溺昏花了眼，收留这个赔钱货，磨扇压手搽不出门，难道你想打个佛龛把她供起来？”





马国丈被骂得狗血喷头，唉声叹气，不敢还口。忽然，院里脚步声，他偷眼一觑，见是唐二古怪，转悲为喜，龇牙乐了。

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早晚来上钩！”

他满脸奸笑迎出去。

## 二

唐二古怪写下欠洋八百元的文书，以他的三间泥棚茅舍和房前屋后九棵树做抵押，按上指纹手印，接过了这个姑娘的户口卡片。

姑娘名叫凌蛾眉，家庭出身是贫农，本人高中毕业，学生成分；但是，在备注一栏里，还有两行小字，写的是她父亲是个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，因而她的身份应是可教育好的子女。

蛾眉生得身姿娇小，面黄肌瘦，乌黑的眼睛噙满泪花，像是野葡萄挂满露珠，闪烁着惊魂不定的神色。

唐二古怪正要把她领走，马国丈的老婆在屋里断喝一声：“等一等！进屋来换上她本人的衣裳。”

蛾眉进屋去，拉上窗帘，脱下上身的的确良花汗衫，下身的三合一涤纶裤，脚穿的白塑料凉鞋；换上一件油渍渍的男人制服褂子，一条打满补丁的粗布裤子，光脚穿着稻草鞋走出来。

“你们为什么扒下她的衣裳？”唐二古怪瞪起眼睛问道。

“那是我临时借给她穿的行头。”马国丈拉长了下巴，“处理品，便宜货，没有包装。”

唐二古怪把蛾眉领回家，唐春早也刚收工回来，正光着膀子在柳阴下乘凉。这个小伙子书生气十足，一见老爹领来一个年轻姑娘，慌忙扯下挂在柳枝上的衣裳，穿在水淋淋的身上。

“春早，爹给你搞了个对象！”唐二古怪笑眯眯着眼睛，得意地说。

唐春早羞得满脸通红，看也不敢看蛾眉一眼，嘟哝着说：“您怎不跟我商量商量，也不知人家……是不是自愿？”

“她是自卖自身，也就讲不得什么愿意不愿意！”唐二古怪沉下脸，灶王爷的模样儿，一家之主的神气，“你二十三，她整二十，不够公社晚婚的尺寸，登不了记；反正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月下老儿已经把你们拴成一对儿了，今晚上就入洞房。”

吃过晚饭，天大黑了，唐二古怪关上柴门，像把一对鸟儿关进竹笼，他把唐春早和蛾眉锁进西屋。

蛾眉面无血色，背靠着墙，可怜巴巴地坐在炕沿上，不敢抬头；唐春早两眼直

勾勾地盯着她，一副木呆呆的神情。

两人都很害羞，谁也不开口。

忽然，唐春早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先睡吧！”便转过身，在临窗的桌前坐下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书，读起来。

这一句话，一个动作，蛾眉感到很惊奇，忍不住悄悄瞟了他一眼。

唐春早好像有所觉察，不是芒刺在背，也是如坐针毡，在椅子上不安地扭来扭去，踏不下心，书在面前，一个字儿也没有映入眼帘。“关灯睡觉吧！”东屋，唐二古怪吼道，“明天公社在咱们的大寨田开现场会，还要起五更。”

唐春早听得懂老爹的弦外之音，万般无奈地熄了灯，可是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。

“大哥，睡吧！”蛾眉柔声细气地劝道。

唐春早猛一掉脸，只见在青幽幽的月光中，蛾眉像一朵雾中的小花，隐隐约约，朦朦胧胧，引人心动。温情和欲望，在他的胸膛中一阵阵鼓荡，春潮涨满了全身。

他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向蛾眉身边走去，蛾眉低叫一声，紧贴住墙壁，像是要把她那娇小的身子嵌进墙去。

唐春早粗手笨脚地把她放倒在炕上，她直挺地仰躺着，不反抗，也不挣扎。

唐春早解开了她的上衣，她的双手蒙住了脸，轻轻啜泣；唐春早柔情如缕地抚摸着她，她放声大哭了。“大哥，开恩吧！”蛾眉凄厉地哀叫，“我……不愿意……”

唐春早像被狠抽了一鞭子，发昏的头脑清醒过来，羞愧交加，撞出屋门。

唐二古怪从东屋扑出来，张开胳膊拦住他的去路。

“爹！我不能欺侮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……”唐春早痛心地说道。

蛾眉也从西屋追出来，跪倒在唐二古怪的膝下，哭道：“大伯，收下我给您当干女儿吧！女儿是为了替父申冤，葬母还债，才走这一步的。”

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唐二古怪本来就是个软心肠的人，他从地上搀起了蛾眉，颤声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家里遭了什么凶险，爹娘是怎么死的？”

蛾眉一字一泪地说：“我们那个地方，本是天府之国的聚宝盆，接连打了八九年的派仗，草盛苗稀荒了地，官儿们一边年年上报大丰收，一边给社员开介绍信，出外逃荒讨饭。我爹爹本是个不爱多言多语，树叶落下来也怕砸破脑壳的人，只因为饿得肚子咕咕叫，说了几句气话：‘这个“文化大革命”不是请客吃饭，再革下去，男女老幼都饿死，黑五类绝了种，红五类也断了根。’就打成犯下‘恶攻罪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，抓了起来，评法批儒吃紧，判处死刑枪毙了……”

“轻声！”唐二古怪蹑手蹑脚走到屋门口，侧着耳朵听了听，扒开门缝看了看，才又踮着脚尖走回来。“你老爹的这些气话，可不许在外人面前学舌呀！别人的

话你学舌，也一律同罪。”

“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呢？”唐春早又问道。

“她带着我的两个弟弟，到百里以外的火车站讨饭，听说我爹冤屈而死，就一头撞了火车，粉身碎骨了。”

“两个弟弟呢？”

“我赶到火车站收尸，正遇上马国丈收购青年女子，我就把自己卖了五十斤粮票，三十元现金，交给了两个弟弟：十五元还旧债，十五元买粮食，算是尽到我这个做姐姐的最后一份心意了。”

“你这才是跳出苦井，又掉进火炕呀！”唐春早哀叹地说，“你是尊贵的人，怎么能像鸡、犬、牛、羊一样出卖自己呢？”

蛾眉哭着说：“我只想来到北方，能到北京告御状。”

“告不得，告不得！”唐二古怪货郎鼓似的连连摇头，“赶上了这个天狗吃日头的年月，小人得势，奸臣当道，哪座庙没有屈死的鬼？包龙图进了牛棚，你到哪个衙门递状纸？”

“我……走投无路，进退……两难呀！”蛾眉哭成了泪人儿。

“你进了我家的门，就是我家的人！”唐二古怪一拍瘦骨嶙峋的胸膛，“三张嘴吃两口人的饭，饿不死就等得来天睁眼。”

蛾眉留在了细柳营，是唐二古怪的干女儿，还是唐春早的未婚妻？身份不明，也报不上户口。

### 三

报不上户口，就不能到队里干活；不能到队里干活，就不能挣工分；不能挣工分，也就不能分口粮，只得三张嘴吃两口人的饭。

数着米粒下锅，只吃七成饱，一到来年青黄不接时节，仍然要闹饥荒；地上刚返青，唐二古怪就剜野菜，兜回家去，野菜合汤煮。

“阿爹，这……能吃吗？”蛾眉皱着眉头问道。

“怎么不能吃呢？”唐二古怪嘻嘻哈哈，“神农尝百草，长生永不老。”

“您老人家还是不要吃吧！”蛾眉央求地说。

“你爹我天上不吃风筝，地上不吃板凳！”唐二古怪叫起来，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我自幼是吃运河滩的野菜长大的，练就了一挂铜肠铁胃。”

“是我累赘了你们爷儿俩，苦了您老人家……”蛾眉神色凄然地说。

唐二古怪喟然长叹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这个大革命再闹腾个没完，等着瞧吧！明年家家揭不开锅，灶膛里长青草，烟囱上搭鸟窝。”

但是，苦中也有乐。这座泥棚茅舍，自从住上蛾眉，就有了活力，有了喜色，

有了笑声，三丈高的穷气也矮下了二尺。

有了蛾眉管家，缝缝补补，洗洗涮涮，唐春早和唐二古怪父子俩，头上脚下都干净利落。洒扫庭除，小院子镜面似的，坍塌的篱墙编笆打桩，旧貌换新颜。房前屋后，种瓜点豆，饭桌子不必再蘸盐花，啃咸菜了。有蛾眉做饭，农忙时节累得散了架，进门就吃现成的，还能躺在炕上喘口气。养了十几只鸡，鸡窝是银行，天天捡几个蛋，打油买醋，手上见着了零钱。喂了一头肥猪，够分量卖个大数目，还马国丈的债。另外，又喂养了两只羊，过年吃一只，卖一只，羊皮剥下来垫在炕头上，给唐二古怪当褥子，隆冬腊月不腰疼。运河滩上水草丰茂，打草晾晒，完秋供销社收购，蛾眉的干草有几垛。

蛾眉住在西屋，唐春早搬到他爹的东屋去，两人井水不犯河水；不过，平日也有说有笑，只是不许动手动脚。

天一黑唐二古怪就睡觉，脑袋一挨枕头就鼾声如雷，所以唐春早每天晚上还得到西屋去读书。开头，蛾眉便躲出去，避免两人接近。后来，一口锅里舀饭也日久天长了，就渐渐消除了戒心，唐春早读书的时候，蛾眉就远远地坐在墙角落，偷一片灯光，飞针走线，可是一声不吭。

唐春早对于自己的才学，十分自负，他在细柳营的男女青年中，还没有棋逢对手，甚感寂寞。一天，他忽然想起，蛾眉也是个高中毕业生；然而，看蛾眉那样子，对于他的读书，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一点不感兴趣，倒像个目不识丁的文盲，于是，便想测一测她的高低虚实，故意逗她说：“蛾眉，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你也跟我一块儿来复习功课呀！”

蛾眉无动于衷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书读得越多越蠢，我还是从生活中学点聪明吧！”

唐春早只当她腹无实学，找出这个金口玉言，掩饰自己，便又紧逼一步，叹了口气，话中带刺儿，说：“女学生从小学到初中，大多数能压男学生一头；可是，升入高中以后，女大十八变，心眼多，走神思，又爱面子，大多数都要走下坡路，男学生就占了上风。”

蛾眉陡地红了脸，冷冷地一笑，但是又话到嘴边留半句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我就是走下坡路的典型！”

第二天，蛾眉一反常态，没有外出打草拾柴。

晚上，唐春早又到西屋复习数学，从抽屉里拿出习题手册，打开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在最近几天的作业上，每页都有娟秀工整的小字细心评阅，正误精确严密，他不禁目瞪口呆。

他如梦方醒，大喊道：“蛾眉，是你给我批改的吧？”

“我怎么敢？”蛾眉脸上像下了霜，“我这个走下坡的……”

“别拿我的话堵我的嘴，拿我的手打我的脸吧！”唐春早打断她的话，“你得收

下我这个学生，当我的家庭教师。”

“折杀了我！”蛾眉仍然是一副冷冰冰的神色，“我不配。”

“答应我，答应我！”唐春早走上前去，抱住蛾眉的肩膀摇晃她。

蛾眉被他揉搓得心神把握不定了，脸红了红，啐了一口，说：“依你！……可就是这一桩。”

从此，夜深人静，他们便同桌切磋学问，白窗纸上，映现着他们那耳鬓厮磨的身影。

细柳营的工值，一年不如一年，唐二古怪和唐春早父子俩，年年竹篮打水，两手空空；倒是蛾眉养鸡、喂猪、打草，每年收入二三百元，偿还马国丈的阎王债。

唐春早过意不去，于心不安，跟唐二古怪说：“爹，给蛾眉留下一百元，她在家乡还有两个弟弟，寄回去给那两个孩子买口粮。”

“欠下这笔债，好比蛇缠腰，早还早脱身呀！”唐二古怪面有难色，不过还是点出十张十元的票子，递给了蛾眉。

蛾眉接过钱，眼圈一红，说：“我那两个弟弟，还不知到哪一方讨饭，是死是活，我想拿这笔钱当路费，回家乡看看。”

“你不能走！”唐二古怪急了，一声断喝，“你还没有跟春早结婚，不许回娘家。”

蛾眉眼泪汪汪地说：“我还回来的。”

“我不答应！”唐二古怪一甩袖子，回到东屋，跳上炕，倒下身，呼呼刮风一般生气。

“蛾眉，别难过。”唐春早轻声柔语，“我劝服老人家，放你走。”

蛾眉也回到西屋，关上门，淅淅沥沥哭得像六月连阴雨。

夹缝中的唐春早，心情非常痛苦，在小院里徘徊到半夜，才进屋睡觉。

“让那孩子走一趟娘家吧！”唐二古怪已经风停了，气消了，“蛾眉这两年也真是忠心保主，咱们不能亏待她。”

唐春早赶忙说：“她说一定回来，您要信得过她。”

“她敢不回来！”似睡非睡中，唐二古怪狡黠地咯咯发笑，“她的命根子——户口卡片，攥在我手里。”

唐春早在黑暗中眼珠一转，低低地说：“您收藏在哪儿？可别叫她发现了。”

“房后……老枣树下……一口坛子里。”唐二古怪呢呢喃喃，坠入梦乡了。

黎明时分，有人敲西屋的后窗，蛾眉惊醒了，披上衣裳一听，唐春早在窗下轻轻唤她。

她迟迟疑疑地打开窗户，问道：“你……”

“给你户口卡片！”唐春早伸进一只胳膊，“你回到家乡，日子比这边好过，就不必回来了。”

“我不走了！”蛾眉从窗口扑出半个身子，搂紧唐春早的脖颈，“我……离不开……你了。”眼泪像清晨的露珠儿，洒满唐春早的头。

#### 四

八百元失而复得，唐家盖起了三间青砖房，房顶还铺上了红泥瓦。这是因为十年浩劫到了头，光明赶走了黑暗，马国文坐了牢，法院勒令马家，退赔那六七个被贩卖来的四川农村姑娘的身价。

新房坐落在花红柳绿中，墙里开花墙外香，绿柳浓阴中冒出冲天的喜气。

唐二古怪心满意足，笑不拢嘴，绕着新房转来转去，不敢进屋子；他到河边洗净了两只泥脚，还是怕踩脏了方砖地面，唐春早和蛾眉一人扯住他一只胳膊，拖进了新房。

蛾眉收到了弟弟从四川家乡的来信，那边的日子比细柳营还强。

“你拿主意吧！”唐二古怪低声下气地说，“人往高处走，鸟奔高枝飞，我跟春早欠下你还不清报不尽的情分，也不敢开口要你回来。”

“阿爹，您好糊涂！”蛾眉哭笑着，“我在运河滩上扎了根儿，鞭打也不走，棒打不分离。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唐二古怪吞吞吐吐，吭吭哧哧，“你……你跟……春早……”

“我们马上就登记！”蛾眉清亮地笑道，“咱们不摆酒席，不请宾客，不声不响办喜事。”

“不忙，不忙。”唐春早搓着两只手，一副窘态，“咱俩还没有自由恋爱呢！”

“书呆子，你真不开窍！”蛾眉狠狠地戳了他额角一指头，“自由恋爱并不像小说里、电影上描写得那么疯疯癫癫，要死要活，叫人头发昏，脑发胀，眼花缭乱。”

“我怕……不够格儿……”唐春早痴痴呆呆，“委屈了你。”

“你少给我头上扣炭篓子！”蛾眉叫道，“阿爹，他变心了！”

“我打折这个小畜生的腿！”唐二古怪举起一根顶门杠。

蛾眉拉起唐春早就跑，到公社登记，领取结婚证书去了。

他们走到公社门口，只见人山人海，围观一张告示，唐春早挤进人群，跷起脚看，原来是全国大学招考的布告，忙又挤了出来。“咱们别结婚了！”唐春早兴奋得满面通红，激动得两眼放光，“集中精力，抓紧时间，复习功课，报考大学。”

“也好。”蛾眉沉吟了一会儿，“你报名，我不考，帮你复习。”

“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！”唐春早和蛾眉原路而回，“咱俩要双双报考，双双考中。”

“你真是那个不开窍的书呆子！”蛾眉苦笑了一下，“我不跟你登记，就报不上户口；报不上户口，就不能在北京地区报名。”

“呵！”唐春早站住了脚，愣怔了半晌，“你赶快回四川家乡吧。咱俩得争分夺秒。”

“我……离不开你，还是不考吧！”

“那我也不考，咱俩同归于尽！”

唐春早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脾气，蛾眉虽然比他聪明伶俐，却拗不过他的认死理儿，只得顺从了他。

临别之夜，他们在西屋最后一次温习功课。但是，蛾眉神不守舍，心乱如麻，目光散乱，心头和眼底，笼罩着浓雾一般的离愁，看不见书中的字，算不出一道题。

“你累了。”唐春早收拾桌子上的书籍和纸笔，“睡吧！明天还要起早上路。”

“等一等！”蛾眉两手紧抓住唐春早不放，生怕失去他。

“还有什么话要叮嘱我吗？”唐春早问道。

“我要跟你约定……”蛾眉哽咽着说，“你考上了，我考不上，我不……拦你……爱别人；你考不上，我考上了，我仍然属于你。”“这也是我的誓言！”唐春早眼也不眨地说。

他们拥抱在一起，这还是他们共同生活了几年的第一次。

“今晚……”蛾眉脸色苍白如纸，声音颤弱，“你跟我……睡在一起吧。”“干什么？”唐春早摸不着头脑。“我要给你留下一个纪念……”

“什么……纪念……”“我要把……身子给了你。”“不！”

“我不能让你枉担了虚名。”蛾眉激情地亲吻着唐春早那淳朴天真的脸儿，“我把身子给了你，别人就不能打我的主意了。”

“不能！”唐春早惊慌而又执拗地躲闪着她，“我要保持你的清白之身，不能对不起你，更不能对不起……将来你可能爱上的那个人。”

他把蛾眉推倒在炕上，破门而出。

蛾眉走了，唐春早送她到车站，一路上他们默默无语，分手时也没有洒泪而别。

他们都考中了，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四川，山重水复几千里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？聚在瓜棚柳下聊闲篇的人们，都不敢断定。

且等几年后见分晓吧！

（原载《长春》1981年第1期）

### 刘绍棠

（1936—1997）。出生于河北省通县（今北京市通州区）的一个农民家庭。1958年被划成“右派”。1979年恢复名誉。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194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青枝绿叶》《山楂村的歌



声》《中秋节》《蛾眉》，长篇小说《春草》《地火》《狼烟》《京门脸子》《豆棚瓜架雨如丝》，文论集《我与乡土文学》《我的创作生涯》及《刘绍棠文集》(12卷)等。小说《蛾眉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蒲柳人家》获1977—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。